

刚刚出版的《槟榔醉红了》(作家出版社,2011年6月),是黎族作家亚根的第二部反映黎族生活的长篇小说。亚根,本名李荣国,琼州学院“海南省民族研究基地”副研究员,海南省作协副主席。亚根是他为文学而起的笔名,寓意明显,就是根植于本土,为生民呼吁,为本民族写作。

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亚根,童年和少年都在贫困的山村里度过。那时,正是面向农村、开门办学的年代,他七八岁就跟同学们参加挖地锄草种庄稼。由于庄稼常年欠收,每年到青黄不接的时节,家里就没吃的了,人们只好四处找能够吃的东西。很多时候,亚根跟着大人或小伙伴们去捕河鱼、摘野果、挖野薯、掏鸟窝、捉野鼠来充饥。岁月如此艰苦,黎家人仍然懂得调节自己的性情,丰富自己的生活。亚根常有机会听父母、乡亲讲民间故事,唱黎族山歌,故事中,山歌里,有诙谐幽默的,有苦难悲伤的,也有幸福快乐的。这看似一种打发时光或是苦中取乐,可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亚根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成了他日后弥足珍贵的文学资源。后来,这种影响都体现在他的文学篇章当中。

热爱文学的亚根,所从事的职业却与文学不太搭界。1988年大学毕业后回海南后,他回到三亚市刚成立的监察局,过了两年多又调到检察院,在检察机关干了十几年。直至2008年,他调进琼州学院“海南省民族研究基地”,才算是和文化工作挂钩了。而他的全部作品,全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完成的。

谈起这些年对文学的追求,亚根说,我回海南的时候,黎族已经拥有120多万人,当国家干部的大中专学生不少于30万人,但写作者只有寥寥几人。为此,我愿意为本民族文学事业做一个坚守者。正是这种信念让我坚定和执着,让我情愿为她付出时间和精力。

正是这种对黎族文化深深的挚爱,让他时时在深夜里仍潜心耕耘,让他为了搜集素材,不辞辛劳踏遍千山万水;让他即使在出书过程中尝尽辛酸,仍不言放弃……

亚根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婀娜多姿》的后记中,有这么一段独白:“这篇后记是在山村的夜里写的。老母亲正坐在为了省电而不大明亮的灯光下,为近前几天降临的两场绝情的寒霜黯然神伤。寒霜夺去村里包括家里人辛苦栽培的瓜菜,吞噬了人们赖以增长经济收入的大量心血。……我所叙述的正是我家人的并不能富起来的乡村生活背景,它能扯上什么,也不能扯上什么,但至少能从侧面透露出我的清贫的文学根基和所走的坎坷的文学道路,不小心还会看到我曾经为没有出版书籍必付的费用而面临的极大尴尬。”

海南周刊:《槟榔醉红了》是您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亚根:小说故事发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海南中部山区某县。以变革之中



亚根近照

访谈

黎族作家亚根:

为黎族生活画像

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槟榔醉红了》封面

的黎族社会为背景,通过对进了城的人和留在乡下的人的曲折生活经历,展现了城乡二元社会状态下的命运情态——渴望脱离乡土走向城市化文明的人们,他们不乏原由、能力和意志,但在复杂而冷酷的时代本性面前,却选择了简单的适从或是狂妄的争取,在追求身份转换和地位提升的层面上,在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失衡或冲突的状态下,他们遭遇了尴尬、无奈、败落和凄惨。

海南周刊:小说通过王山才一家人,着意表达了怎样一个主题?

亚根:可以这么说吧,这个家庭的经历和变迁是当今黎族社会生活的一个例子。矢志固守乡土和保持乡村文明意识的人们,尽管有人显得猥琐、木讷和无为,但他们懂得互帮互助,甘苦与共,在不公正的命运面前,他们做出了奋发有为的回应,并一起分享着乡土文化在精神界面上给予的欢愉与满足。正如媒婆这一大家人,他们在艰苦的拼搏和精巧的运营之下,改良了农林业生产的技法,拓宽了发家致富的路子,改观了生活图景和命运际遇,也畅达了人际关系和维护了作为农人的清洁品德。小说在复调的结构、错落的情节和多变的手法上穿梭斡旋,在天真与浪漫、诙谐与风趣、宁静与清冷和喧哗与骚动中摸爬打拼,时而低调行吟,时而纵情舞动,时而放声歌唱,风风雨雨一路走来,描绘出当代黎族人生活的真切景象。

海南周刊:您选择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当代黎族人的生活,黎族文化对您有过怎样的影响?

亚根:陶冶我的口传文学很多,黎族叙事诗、民歌、传说、神话、故事和谣俚等等。这个可以从三亚市政协资助最近出版的《三亚黎族民歌》窥见一斑。这是我长期搜集整理的三亚地区的民歌集,近3000首。它们正是取之不尽的奔腾着的母血,我从母血中要到独特的文化生态、心态以至于生存方式、价值取向和主体间性等等,所以,我的文学作品会越来越显示自己的鲜明个性和黎族人生活的独特风格。

从思想维度上说,小说非常需要的是意味,人生意味、社会意味、历史意味和民族意味,这些意味都必须在表达人与人、人物与事件、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字里行间

中体现出来。从创新的经验上说,我懂得不能走别人的路子,当代小说的规律就是“同我者死,新我者生,异我者昌”,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打破固步自封,而且要超越常规,要及时而广泛地阅读国内外的优秀小说,要及时而准确地调整自己的生活视线和表达角度。我想简单说一说生活视线和表达角度。生活视线,也可以说是观察视线,就是该把目光瞄准什么样的地域怎么样人生,你如果对城市生活很熟悉,你有足够的城市经验,你就该把目光投向城市的人物和事件,你对乡村社会有理解并且植根于其中,你有足够的乡村经验,你就该把目光投向乡村的人物和事件。这里边的人物和事物相当重要,什么样的人物应该在城市出现,什么样的人物不可能在城市出现,什么样的人物不可能在乡村出现,同样,什么样的事件在哪里可能出现,在哪里不可能出现,应该在哪里出现,应该不在哪里出现,等等,这些都得把握清楚。一旦把握准确,你的人物和事件才能可信可感。

海南周刊:您说的是表达的角度问题。

亚根:是的。在我看来,一部小说最重要的还是表达角度,这个涉及到个人文字水平和表达能力,更涉及到运用国内外的各种先进小说的表达角度技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从实到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从虚到实,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从实再到虚,还有,什么时间从场面进入、什么时间从细节出发、从情绪出发,等等,写小说的方法很多,各人有各人的方式,这个只是我自己的一点体会。

采访的最后,亚根说:“我的文学还处在初级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黎族文学还处在它的平缓推进期,但是,它必定有一个突兀而起的时刻,因为我发现黎族年轻的作家正在努力创造,他们的势头很好。这几年,黎族作家多了些,他们的作品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力,知名的有乐东的龙敏,广州的王海,三亚的高照清。龙敏是小说作家,王海是小说作家兼文学评论家,高照清是散文作家。黎族文学一定会迎来它新的发展,新的希望”。■

《感恩森林》:

传达感恩生态的重要理念

文\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

拿到《感恩森林》(林劲主编 南海出版公司 2011年4月第1版)这本书时,一股清新之气迎面而来,精美的装帧,贴切的书名,耐人寻味的美文,极具冲击力的照片,传达了感恩生态的重要理念。

《感恩森林》这本书是海口市林业主管部策划的。2009年,海口市林业局与海南省散文学会联合举办“我心中的树”征文活动,该活动收到了省内外应征文章800多篇,经由若干位散文作家、评论家组成的评审会认真评审,评出获奖及优秀散文31篇,并配以200多幅彩色照片,编集成文集,命名《感恩森林》。

《感恩森林》的出版发行,直接向社会大众宣传了森林保护的知识、提高了公众的保护意识,全方位、多角度介绍了丰富的森林知识,赞扬了森林顽强、博大、宽容的精神,是海南林业文化一份沉甸甸的果实。

森林是人类的摇篮,是自然界功能最完善的基因库、资源库,更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森林里有童话般的世界,森林里动植物和谐共生,森林的崇高、雄壮、灵秀、香艳,是那样让人倾倒……

森林中同样蕴含着文化,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人与森林、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了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关系,由此也创造出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森林文化是人们对森林的敬畏,对森林的崇拜与认识,反映着人与森林之间的关系。



《感恩森林》封面

恰似一声声对森林的呼唤。文章作者笔下的森林树木,已不仅仅是对自然的描写,更多表达的是作者的情怀和志向,这也是森林文学艺术中最突出的特点。

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圣先贤的自然观,一以贯之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儒家认为,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强调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通,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佛家则认为,万物皆为“佛性”不同的体现,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权。道家的生态观,主张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就是要纯任自然,不逆自然而行,不要破坏自然界以及自然万物的和谐。

当今社会,随着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人口的急速增长,人类对生态系统的需要急剧增加,向大自然索取更多,而给予大自然却很少。滥砍滥伐,不注重森林资源保护,给森林的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破坏。

海南是我国仅有的两大热带天然林区之一,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森林资源多样而独特。如今,海南正在全面建设国际旅游岛,海南森林资源的重要价值也日益凸显,《感恩森林》一书的出版,向社会宣传了森林资源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公众参与生态建设、保护生态环境、推进林业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海南绿色发展之路上一件值得记住的事情。

对于幸福生活在海南岛这座美丽的生态岛上的我们,不仅要了解森林,热爱森林,享受森林,更要保护森林,感恩森林,呼唤人们保护人类共有的家园。■